

世紀女子－維吉妮亞·吳爾芙
林佳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
g8104509@ncnu.edu.tw

書香世家的女兒

維吉妮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原名艾德琳·維吉妮亞·史蒂芬 (Adeline Virginia Stephen)，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於英國海德公園大門二十二號，母親茱莉亞·傑克森 (Julia Jackson) 是萊斯里·史蒂芬 (Leslie Stephen) 的第二任妻子。二人於一八七八年結婚後，相繼生下了大姐凡妮莎 (1879)，二哥薩比 (1880)，以及小弟亞德里安 (1883)。父親萊斯里·史蒂芬爵士是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傑出文人，曾經擔任《國家人物傳記辭典》的首任編輯。維吉妮亞可說是在一個特別重視智識成就而且環境富裕的家庭中長大。她自小出入父親擁有的龐大書庫，其中大部份的書籍還都是未經刪節的原版書。史蒂芬因感受到維吉妮亞的聰慧和強烈的閱讀慾望，便允許她自由進出書庫，這對於生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子來說可說是一大自由與突破。然而，維吉妮亞雖然出身書香門第，卻因為身體羸弱無法進入正規學校接受教育。她待在家中接受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私塾教育，受教於珍妮·凱斯及克拉拉·佩特。相較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一般女子，維吉妮亞顯然享有極大的自由與接近知識的機會。文化氣息濃厚的家庭對她呵護有加，更滋養維吉妮亞天生的文學異稟，才華洋溢。不過對於身為女性的她必須待在家中接受相當侷限的教育，而身為男性的哥哥薩比卻可在劍橋享受昂貴的教育，維吉妮亞顯得忿忿不平。基於這些親身經歷，她在日後《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一書中就針對當時英國社會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提出許多質疑！

走在瘋狂邊緣的一生

然而這位才情出眾的女作家卻一生為精神耗弱所苦。維吉妮亞第一次精神崩潰主要導因於母親茱莉亞辭世(1895)，當時年僅十三歲的維吉妮亞無法接受母喪，哀痛欲絕，她甚至描述母喪是「所能發生的最大災難」。數年後，母親茱莉亞早年辭世之痛未癒，父親萊斯里爵士也在一九零四年因癌症去世，此時的維吉妮亞便再次精神崩潰。病情嚴重得使維吉妮亞身心交瘁，瘋狂的她竟將三位照料她的護士當成了惡魔的化身，甚至企圖跳窗自殺。在這段期間內，她顯然愛上了一位悉心照顧她的女性友人薇娥蕾·迪金森(Violet Dickinson)。其實，這並不是她第一次愛上同性別的人，早在先前，維吉妮亞就曾被她的表妹瑪菊·馮恩 (Madge Vaughan) 所吸引。父喪後的史蒂芬一家為了迎接新生活，四個孩子們便積極開始過起獨立的生活。他們首先搬離充滿憂傷回憶的房子，選擇搬到藝術氣息濃厚的布倫勃利 (Bloomsbury) 居住，接著而來的生活像是一趟充滿刺激的冒險之旅。但是，死亡的大鐮刀似乎未曾遠離這家人。未久，哥哥薩比感染傷寒於一九零六年過世。這慘重的打擊雖未再度讓維吉妮亞陷入精神狂亂，但是，至親之死仍是她

久久無法克服的傷痛。《海浪》(*The Waves*)一書中角色波西瓦 (Peocival) 即以薩比為典型而塑造，由此可見維吉妮亞對薩比的深切懷念。

婚姻與事業

隨後維吉妮亞與李奧納·吳爾芙 (Leonard Woolf) 結婚。她的姪子昆汀·貝爾 (Quentin Bell) 在撰寫維吉妮亞的傳記時提到這場婚姻是「她生命中最明智的決定」。李奧納是撰寫經濟和政治論文的學者，但是對於出版業情有獨鍾，兼具編輯及出版家的多重身份。然而，維吉妮亞的精神疾病卻並未因這個「最明智的決定」而痊癒。就在一九一三年達克渥斯出版社 (Duckworth) 同意出版《出航》(*The Voyage Out*) 未久，維吉妮亞當年九月再度企圖自殺。一九一七年吳爾芙夫婦成立了霍加斯出版社 (Hogarth Press)，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版《雅克的房間》(*Jacob's Room*)，並與薇塔·薩克維爾·威斯特在一場晚宴中相識，同性情愫再度開展。一九二五年五月《戴樂威夫人》(*Mrs. Dalloway*) 出版。就在一九二六年完成《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 時，維吉妮亞曾有過短暫的焦慮。一九二八年十月《歐蘭朵》(*Orlando*) 出版，一九二九《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出版。但一直深受憂鬱症所苦的她，便在六十歲那年將衣服口袋裝滿石頭，投烏斯河 (River Ouse) 自盡，終結以創作的熱忱與精神疾病周旋共舞的一生。

意識流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就小說技巧而言，維吉妮亞可說是開意識流的先鋒。她對於人生的感受是「光輝的暈環」，是「從意識的開始到結束圍繞我們的半透明被覆」。意識流該詞原由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所創，作家企圖描寫這瞬息萬變的「生」，盡可能真實地敘述一件事對人類意識產生的漣漪，避免外在事物的混入。《戴樂威夫人》及《燈塔行》這二部作品可說是維吉妮亞以此種寫作方式所留下的顛峰代表作，其令人目眩神迷的寫作方式，從一個情景移轉至另一個情景，充份呈現出維吉妮亞所要藉由一連串心靈思緒跳躍飛馳到另一串的表現方式。儘管讀者在初次淺嘗她的著作時會感到些許的不連貫，但其自由揮灑，輕盈的敘事方式，以及意念轉換的速度美感，依然迷煞不少讀者。

重要作品推薦

《燈塔行》是一部以多重敘事方式寫就的小說，敘事者與作者，敘事者與被敘述的故事人物之間的界限極為模糊不清。藉由此種寫作方式，作者得以全知的姿態出現，自由地呈現故事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並藉由不同故事人物以個人的觀點相互觀察事物與彼此。然而，就讀者而言，這些透過故事人物所展現對事物面貌的描述始終是間接的觀點。真相不再直接由唯一的敘述者控制，這種敘述方法無形中拉開了讀者與故事之間的距離，卻也因此激發讀者往下讀的慾望。

故事的中心人物瑞姆塞夫婦 (Mr. and Mrs. Ramsay) 的婚姻關係似是維吉妮亞父母的寫照。瑞姆塞先生老是沉浸在充滿智識的哲學世界裏，只肯承認現實理論

的他少了瑞姆塞夫人所擁有創造想像與直覺的天賦。維吉妮亞運用了字母的意象來形容瑞姆塞的心智活動：「他已經達到了Q。…但是，Q以後又如何？接下去是什麼？在Q之後有一連串字母，最後一個字母，凡人肉眼是幾乎看不見的，但它在遠處閃爍著紅光。」相對於瑞姆塞先生的現實主義論，瑞姆塞夫人可說是位浪漫主義者，時時包容一切，深愛周遭旁人，但過份熱心的她時常將現實變成幻影，然後冒險付諸實行，這一切看在主張接受現實的瑞姆塞先生眼裏實在難以接受，認為「實際上等於說謊」。二者截然不同的處世態度造成了強烈的對比，但由瑞姆塞夫人的傳統美德所創造的人生幻影，很顯然的在丈夫所主張的「真實性」下，也一一被撕破。

維吉妮亞用抒情詩體方式來表現《燈塔行》裏的溫柔與細膩，透過耀眼豐富的詩的意象，不禁讓人的想像恣意奔馳。維吉妮亞筆下的燈塔是「銀色的，朦朦朧朧的，謎一般霧一般的燈塔，它有黃色的眼睛，會忽然張開，在夜晚非常柔和。」那極為平凡的燈塔透過詩的意象，編織為靜態的美麗氣氛，不可言論的意象變得極具象徵性。透過此種技巧，維吉妮亞綿綿密密傳達意象外所含的重大意義。

維吉妮亞在《歐蘭朵》一書中主要處理的主題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廣為討論的「雌雄同體」概念。故事中初次出現在讀者眼前的歐蘭朵是位十六歲的美少年，在女王的眼中，「他的外貌活脫是個紳士。可是他的內心如何？」性別的混亂對歐蘭朵本身究竟帶來了什麼變化？經歷了七天七夜的長眠之後，歐蘭朵一覺醒來竟變成了女兒身。變身(性)成為女人的歐蘭朵不斷地用她過去男人(性)身份的心情去反覆揣測事物：「是男人的感覺，還是女人的感覺？還是這兩種感覺也許都一樣？」維吉妮亞對於社會大眾所認知傳統男女角色極盡滑稽諷刺之能事而表現在歐蘭朵對於男女差別的認知上，我們似乎看到她淺笑自嘲道：「我再也不能敲碎一個男人的腦袋……不能和我的那幫哥兒們坐在一起談笑……我所能夠作的……只是倒倒茶水，問問那些爵爺們他們喜歡怎麼喝。您要點糖嗎？您要點牛奶嗎？」

事實上維吉妮亞所要傳達的雌雄同體概念正如同她在《自己的房間》裏贊同柯列瑞芝(Coleridge)提出的觀念：「一個半陰半陽的腦不只是容易起共鳴並且是較透剔多孔竅的，所以能夠無隔閡的傳達感情，它是天生的富於創造性，熾烈白化並是渾然完整的。」由此可知，維吉妮亞所認為一個完整的人必須是雌雄同體的，如同歐蘭朵「她既是男的，又是女的，她知道男人和女人雙方的秘密；雙方的弱點她也都具備。」

《自己的房間》一書的雛形建構於維吉妮亞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於劍橋大學所做的兩次演講。書中明確的聲稱「一個女性假如要想寫小說，她一定得有點資財，並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這樣的一句經典名言，雖然原指從事文藝創作的女性專心創作應有的必備條件，但是，它延申的意義已經擴展為每個想追求自我的女性都該有獨立的經濟和自己的空間。

維吉妮亞在本書的第一章便充份的表達出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由於性別因素，女子不能走在校園的草皮上。再者，除非獲得特殊引薦或一位研究員的陪伴

身為女子的她是不准進入圖書館。於是，維吉妮亞對這些不公平待遇提出了控訴「那個著名的圖書館受到一個女子的詛咒，並無礙其為著名的圖書館。莊肅、靜穆，一切的珍藏安全的鎖在它的心胸，它酣適的睡著，就我而言，它將永遠這樣睡下去。我不去驚動那些回聲，我絕不再請求優遇，當我惱怒的走下石階時，我如此發著誓。」

在第三章中維吉妮亞想像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如果有個與他同等天賦的妹妹，那麼她的日子將會是如何呢？她的父母會告訴她去補補襪子或是去看著鍋裏煮的東西，不要整天對著書本及紙筆恍恍惚惚的。這樣的才女將會被迫否定自己的天賦，終其一生沉默、卑屈。維吉妮亞在最後一章裏運用男女共進一台計程車的意象來表達雌雄同體的觀念。她認為最好的寫作產生於當男人或女人允許體內的兩性合作時：「當這種融合發生的時候，心靈才會充分滋長，運用到所有的功能。」這位被英美女性主義學者奉為女性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認為雌雄同體，心智合一才是創作的根源。字裡行間我們似乎又聽到她淡淡地撂下一句，「或許一個純粹男性的心靈無法創造，而一個純粹女性的心靈也好不到哪去。」

網站推薦

www.decobook.com.tw/e_web/10001331_ch1.htm

www.novel.udngroup.com.tw/taste/taste990913a.htm

參考書目

《自己的房間》(民 89 年)，維金尼雅·吳爾芙著，張秀亞譯。

《女性主義文學的創始人—吳爾芙》(民 89 年)，約翰·雷門著，余光照譯。

《美麗佳人歐蘭朵》(民 82 年)，維吉尼亞·吳爾芙著，朱乃長譯。

《戴洛維夫人·航向燈塔》(民 82 年)，維琴妮亞·吳爾夫著，

陳惠華、孔繁雲譯。